

中秋矣。行見一輪如九，冰澈高涼。異地明月皎潔不讓故鄉。底憑兩度中秋。未覺景異。瞻念及此。能不一擗袂。聽不覺珠圍翠繞。與舊。論等其度佳節者。雖不覺珠圍翠繞。而爲蒼蕪燕。止木已也。入晚狂風大作。驟雨傾盆。胸膈又多一塊壘。久晚秋中。客思南歸。遂不覺思及之。身在荒陬爲異客。每逢佳日。此倍思親。句矣。(王蘭甫語爲異客。我亦云然)今歲中秋先數日。曾與白菊約赴青陽港一行。而小今日以公務所繫。迄未克分身。晚間每殷小招款。可以慰客懷。入夜。紫英笑以來召。約與遊武陵。又以輜帟之急。未獲之。難禁。武陵月色。由東坡灑瀝在山也。我尚未能見之。惜哉。綠簾一面也。雖然他日有緣。定當一瞻仰此戲劇心理學家之內助也。

幕後：

這戲劇事件一切與此無關。然而何以劇師即以爲名。朱屬費解。今伶多演頭三本。四本則蓋五常義之。當玉狗雙竿搭天蟾時。名姓卿二人共議之。以定行規耳。

兩個狠心的漢子

胡詠先：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一回事。每次看了『蒙屏山』或是『戰宛城』這兩齣戲後。總要咬一咬牙。蹬一蹬腳。肚子上罵要道：『潘巧雲和鄒氏。爲了性的苦悶而向海狗。肚子裏又發。與爾有何緊要相下。偏要受那等苦苦的害她。我說石秀啊石秀。張綱啊張綱。爾等真好狠心哪！』實在的。『飲食男女。人之大欲存焉。』不論是男是女。在感到『性的苦悶的時候。去找一個異性來求安慰安穩。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情。假使潘巧雲和鄒氏。一個不遇到像楊雄那般的絕風情的武夫。一個不遇到像王注定的短命丈夫。我們較不解風情的人。不會再想到外面。攪弄肉慾。她們姘的動機。確口具有很正當的理由哩！



